

《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 22 期，頁 073-116，抽印本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濁水溪上游聚 落與道路手繪地圖〉的地景圖像與地名

蘇峯楠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的 地景圖像與地名*

蘇峯楠**

一、前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典藏一幅 19 世紀晚期的古地圖（原件影像見附圖 1，線描重繪圖見附圖 2），圖幅縱 61.8 公分、橫 106.6 公分，紙本，手繪墨書，僅有一部分文字是以朱筆題寫在畫面頂端。全圖以寫景式的鳥瞰山水畫法，描繪今南投縣信義鄉大部分地區，以及仁愛、水里、鹿谷等鄉部分範圍內的山川、聚落與道路等資訊。圖中無題名，依據其主要繪製形式與圖文資訊，本文為這幅地圖定名為「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以下簡稱「本圖」）。¹

* 承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惠賜修改建議，使本文在刊登前的部分未盡周延之處得以增補，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研究助理

來稿日期：2021 年 7 月 15 日；通過刊登：2021 年 9 月 30 日。

1 〈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典藏號：NMTH2019.031.0033。

綜觀清朝統治時期（1684-1895）的臺灣地圖，大多數在描繪官府實質控制的西半部地區，東半部地區則相對較少著墨，²此種現象應是清治時期歷史發展使然，也就是在官府施行「番界」區隔政策之下，製圖者產製能夠支援官府施政管理的地圖資料，主要仍關注西半部；至於東側「界外」的行政管轄未及之處，則是較少或者沒有必要描繪，導致這些地圖所呈現的東半部地區，若非隻字片語、零散標註，則是直接略過不畫。在史料類型限制下，現存地圖史料因而多半出自官製脈絡，畫面內容也自然是官方統治邏輯下的視野，不一定是地方社會或其他行動者（例如19世紀來臺的歐美人士）所認知的面貌。

不過，本圖與這種情況有所不同，其畫面既專注在描繪所謂「番界」之外的地區，且詳細記載了各部落名稱與座落位置等細節，在現存臺灣地圖史料中可說是少見案例。本文之目的，即針對本圖的河川、山岳、地名、道路等圖文訊息進行初步整理，並藉由地名比對尋找其座落位置，據以編製轉譯歷史地圖（見附圖4），盼藉此具體呈現本圖所描繪19世紀晚期漢人眼中濁水溪中上游地區的「界外」空間概況，也嘗試瞭解這樣的空間圖像，是如何在這片多元人群交會的接觸區（contact zone）中，躍然浮現於地圖紙上。

二、自然地景圖像

本圖所描繪的自然地景，主要由河川、山岳兩類圖像元素構成。它們大部分沒有標示名稱，無法直接確知其所描繪的現地為何處；但從整體畫面構圖、標示位置、地名文字、現地比對等方式來看，仍可判讀其方位與所指地貌，有助於瞭解本圖的空間格局與地名。

2 在19世紀晚期「開山撫番」政策進行以後，官府繪製臺灣地圖的方式開始有所變化，即又回到全島輪廓的呈現；而事實上，在17世紀晚期的〈臺灣地里圖〉亦已表現全島輪廓，參見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5（2018.05），頁133-165。但整體來說，清治時期臺灣地圖仍以只呈現西半部訊息的製圖方式為多。

（一）河川

本圖的河川，以墨筆粗點連續點成虛線來表現（圖1），這樣的畫法在現存清治時期臺灣地圖中相對少見。經比對可知，這些虛線並非隨意繪成，而是有對應現地河川，如附圖3所示。整體來看，本圖河川大致描繪了濁水溪、陳有蘭溪、郡大溪等流域空間，分述如下。



圖1 河川的畫法

資料來源：〈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

1. 濁水溪主流（R0）

於本圖左方往下方斜向描繪，在不同位置標示了4個「濁水」地名文字。其所描繪的範圍，大致為今南投縣仁愛鄉武界到鹿谷鄉集鹿大橋附近的濁水溪河段。河道沿線尚繪出4條支流，分別為陳有蘭溪（R1）、加差望合水（R2）、郡大溪（R3）、卡社溪（R4）。

2. 陳有蘭溪主流（R1）

位於本圖下方的橫互河道，有標示「清水」地名文字。陳有蘭溪源自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的八通關山，往北流到水里鄉的牛輻輳接上濁水溪主流，跟本圖描繪狀況大致類似。河道沿線尚繪有以下4條支流：

R1-1：今郡坑溪。源出西巒大山，流經今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明德村境內，於臺21線信義橋旁與陳有蘭溪主流合流。

R1-2：今十八重溪。位於今南投縣信義鄉自強村境內，源出郡大山，於臺21線十八重溪橋旁與陳有蘭溪主流合流。

R1-3：今沙里仙溪。位於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同富兩村交界處，源出玉山，

於今東埔部落南方與陳有蘭溪主流合流。

R1-4：今和社溪。位於今南投縣信義鄉神木、同富兩村境內，源出鹿林山一帶，於今和社橋旁與陳有蘭溪主流合流。

3. 加差望合水（R2）

繪於「治卯社」旁，有標示地名「加差望合水」（地名考訂另見下文PN1-12所述），應為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東側的某條水路，惟現地的水路不只一條，尚無法明確對應，待考。

4. 郡大溪（R3）

位於本圖中央的橫互河道，從右方山巒處一直往左描繪，到「叄叄社」處接上濁水溪主流。河道沿線繪出眾多支流，共有以下 10 條：

R3-1：今丹大溪，位於南投縣信義鄉地利、雙龍兩村交界處。圖中又再從「簡吻」、「丹大社」、「付猫丹」3處繪出上游支流，判斷應分別代表丹大溪主流、丹大東溪、丹大西溪。本圖將合流處繪在中、下游位置，但現地的合流處其實較靠近上游位置。

R3-2：在信義鄉雙龍村境內東巒大北山西側，為丹大溪（R3-1）與巒大溪（R3-4）間某條山澗溪溝。

R3-3：在「柑仔林」旁，同R3-2，應指某條山澗溪溝。

R3-4：今巒大溪，位於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東埔兩村交界處。

R3-5：在今信義鄉東埔村境內伊巴厚山西側。現無特定華語河川名，共用郡大溪之名。

R3-6：今比阿庫透康溪。位於信義鄉東埔村境內，源出烏達佩山。

R3-7：今東巒大溪西游。位於信義鄉東埔村境內，源出東郡大山。

R3-8：今本鄉溪。位於信義鄉東埔村境內，源出本鄉山。

R3-9：今郡大溪主流，位於信義鄉東埔村無雙山、駒盆山之間。

R3-10：位於信義鄉東埔村境內，源出馬博拉斯山一帶，為郡大溪流域最南端。現無特定華語河川名，共用郡大溪之名。

5. 卡社溪（R4）

繪於畫面左方，沒有繪及任何支流。該溪實際上源出卡社大山、牧山等處，流域廣布於今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北部，最後於「ㄟㄟ社」旁與濁水溪合流，與本圖描繪的情形大致類似。清治時期文獻作「中港」。

（二）山岳

本圖的山岳圖像，以細墨線簡筆勾勒山巒輪廓（圖2），除了「壺大社前大山尖」外，都沒有標示名稱。

就描繪方式來看，這些山岳圖像大部分應只在表現一種概略性的山巒綿延景像，無法確定製圖者是否有依據現地景觀作特定圖像安排；不過，判讀這些山岳圖像，仍可對於比定本圖地名文字、理解整體構圖等有所幫助。

藉由河流與地名文字的辨識，大致可判斷這些山岳圖像所對應的空間與方位，如附圖2所示，以下分述之：

M1：位於畫面左下方，可對應到今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水社大山一帶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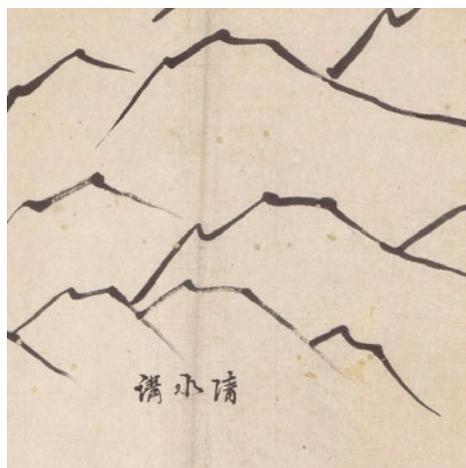


圖2 山岳的畫法。

資料來源：〈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

置，古稱水沙連地區。該處完全空白，沒有描繪任何圖文，可能顯示該區並非本圖繪製重點，或者不被製圖者認為是屬於本圖描繪地區的一部分。

M2：位於畫面下方，在地名「清水溝」後方，可對應到今南投縣鹿谷鄉、竹山鎮、信義鄉交界處的鳳凰山、金柑樹山一帶位置。

M3：位於畫面右下方，為M2南方，可對應到今南投縣信義鄉與嘉義縣阿里山鄉交界處之大塔山、祝山一帶位置。

M4：位於畫面右方陳有蘭溪（R1）兩條上游支流之間，可對應到今南投縣信義鄉同富、神木村境內，沙里仙溪、和社溪之間的東埔山、鹿林山一帶位置。

M5：位於畫面左下方郡大溪（R3）與濁水溪（R0）合流處旁，可對應到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境內治苑山一帶位置。

M6：位於畫面正中央，有標示地名「釜大社前大山尖」，可對應到今南投縣信義鄉人和、豐丘村境內的西巒大山、金子山一帶位置。

M7：位於十八重溪（R1-2）旁，可對應到今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東埔村境內的望鄉山、郡大山，以及玉山國家公園北端一帶位置。

M8：位於畫面右方，陳有蘭溪（R1）及郡大溪（R3）的上游源頭處，可對應到今南投縣信義鄉南端大水窟山、八通關山、玉山群峰一帶位置，皆在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值得注意的是，畫面右上方並沒有比照其他地方是採用諸多山岳疊加的圖像，而只單獨描繪一座大型山巒，為全圖所僅見，不排除是製圖者在描繪玉山一帶的意象。

M9：位於畫面上端，為郡大溪（R3）、卡社溪（R4）諸支流的上源，可對應到今南投縣信義鄉東緣，自卡社大山延續到秀姑巒山的中央山脈諸峰稜

線一帶位置。

M10：位於畫面左方，濁水溪（R0）更上游之處，可對應到今南投縣信義、仁愛兩鄉交界處的卓社大山、干卓萬山一帶位置。

三、地名及解說文字

本圖記載各式地名或其他解說文字，多作直行書寫、少數為橫行，字跡潦草放逸而未盡工整，全圖共計65筆，包含59筆地名，以及題寫在畫面頂端的6段解說文字。以下從「濁水溪」、「陳有蘭溪」、「郡大溪」及「其他」等4個部分，針對這些地名文字逐一臚列整理，並初步加以略說。

這些地名絕大多數是原住民傳統地名，惟以漢音轉譯、漢字載寫。對漢人而言，原住民情報有「番語無定字，閩音相近致訛」³的現象，既存在不同寫法，語音又可能變形。為了考訂這些地名原本指涉的原住民傳統名稱⁴及可能的現今位置，⁵筆者嘗試以臺語發音加以解讀，⁶輔以其他文字、地圖等史料文獻綜合整理，並將整理結果繪製為轉譯歷史地圖（附圖3），以具體呈現本圖所描繪的空間範圍及形勢。

-
- 3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種，1957；1873年原序刊），頁4。
- 4 本文所使用的原住民傳統名稱羅馬字拼音方式，主要依據2011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時整理的拼音（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以及Haisul Palalavi（海樹兒·爻刺拉菲）所整理的「布農族部落地名的源由及意義」（氏著，《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頁289-299）等先行成果，亦視情況參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並刊登公報之部落一覽表」（本文使用2021/04/28版本，見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cip.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70BB33E603A72F50>，擷取日期：2021年6月1日）等其他文獻。
- 5 本文凡有提到今址之縣鄉村等資訊，為2021年臺灣實施的行政區劃名稱。
- 6 本文使用「臺語」一詞，為「19世紀當時臺灣漢人移民通行的閩南語漳泉片」之簡稱。本文所列臺語拼音，為身處現代的筆者所作之推測讀法，不一定等同當時口音，僅做為判讀地名的嘗試。本文的標音方式採用2006年教育部公告「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此外，以下會有一部分史料反覆受到提及，為求行文精簡，筆者先略述如下，之後則不再贅述或重複引註。文字史料部分主要有：

1.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收於1867年（同治6）鐫梓的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卷三·防夷奏疏》，⁷為1840年代分巡臺灣兵備道熊一本針對水沙連地區納入清朝版圖問題進行討論之相關文獻；而文中逐一列舉了濁水溪中、上游各部落名稱，可輔以考訂本圖地名。以下簡稱〈條覆〉。
2. 丁紹儀《東瀛識略》：1873年（同治12）刊刻，與本圖時間甚近。其卷六〈番社〉錄有「縣治東南歸化生番為水沙連二十四社」及「水沙連外沙里興各社生番已歸化者六十有四」等各部落名稱。⁸以下簡稱《識略》。
3. 〈濁水溪沿岸蕃社巡檢[sic]日誌〉：1898年（明治31）4至5月，林圯埔撫墾署帖佐顯等人前往濁水溪中、上游一帶訪查，除每日記事外，亦有〈蕃情取調書〉一篇，可提供19世紀晚期與本圖描繪地區有關的細節。⁹以下簡稱〈巡檢誌〉。
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高砂族調查書》第5冊「蕃社概況」：1931年出版，詳列各部落地理位置及沿革。本文使用2011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版本。以下簡稱《調查書》。

地圖史料部分，則有：

1. 〈臺灣地里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約1691-1704年（康熙30-43）間的大

7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收於丁曰健，《治臺必告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1959；1867年原刊），頁229-238。

8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68。以下有提及同一文獻者皆同，並不再重覆引用註腳。

9 「濁水溪蕃探險報告嘉義縣」（1898-06-30），〈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六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95005。

型絹本設色長卷山水畫式輿圖。¹⁰以下簡稱〈地里圖〉。

2. 〈彰化縣隘寮圖〉：國立臺灣博物館藏，18世紀中期的紙本設色山水畫式輿圖，為「岸裡大社文書」相關文件之一。¹¹以下簡稱〈隘寮圖〉。
3. 18世紀臺灣番界圖：清朝官府為清釐臺灣界外越墾及重新劃設番界線條，繪製長卷設色山水畫式輿圖，現有不同版本存世。¹²以下簡稱「18世紀番界圖」。
4. 〈清軍圍捕林爽文圖〉：紙本設色山水畫式輿圖。1787年（乾隆52），清軍為進入濁水溪中、上游地區搜捕林爽文部眾而繪製該圖，做為福康安用奏摺呈報乾隆皇帝相關概況的附圖。¹³以下簡稱〈圍捕圖〉。
5. 余寵繪製《臺灣輿圖并說》：1880年（光緒6）木雕版地圖集。¹⁴以下簡稱《臺灣輿圖》。
6. 〈臺灣蕃地圖〉：1887年（光緒13）臺灣撫墾局有編製一幅石印紙本〈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1895年（明治28）另由臺灣總督府陸軍局重新進行繪繪印製，名為〈臺灣蕃地圖〉，縮尺約436,000：1，¹⁵本文所引用的版本為

10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一文為該圖的初步研究成果，並有將圖內所有地名加以分類條列。本文凡提及該圖地名者，皆引自該表。

11 「十八世紀中葉中部地區水利圳圖與近山隘寮」（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館藏號：AH002233。柯志明定名為「彰化縣隘寮座落圖」，認為是乾隆22年（1757）官府設置彰化縣沿山隘寮時繪製，見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2002年修訂再版），頁187。

12 有關版本問題，參見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2:3（2015.09），頁1-50。本文主要引用文獻為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李文良等解讀，《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

13 「清軍圍捕林爽文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典藏號：故宮155405。

14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修訂再版）。

15 郭俊麟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歷史地圖集》（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6），編碼III.3.03之圖。

總督府謄繪版。以下簡稱〈蕃地圖〉。

7.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二萬分一臺灣堡圖》：1904年（明治37）調製。以下簡稱《堡圖》。
8. 大日本帝國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五萬分一臺灣地形圖》：本地圖集之各圖幅版本衆多，本文使用的是補入1911年（明治44）《五萬分一臺灣蕃地地形圖》，並於1944年（昭和19）製版之「編纂地形圖」嘉義2號〈集集〉、花蓮港14號〈丹大社〉、花蓮港15號〈郡大社〉等幅。¹⁶以下簡稱《地形圖》。

（一）濁水河流域

標示於濁水溪主流（R0），以及加差望合水（R2）、卡社溪（R4）兩條支流範圍的地名文字，共計有24筆。

PN1-1「清水溝」：今南投縣鹿谷鄉秀峰村秀峰。18世紀番界圖已有繪載，屬於界外地區；而1784年（乾隆49）紫線圖記載，18世紀晚期已有呂葉等漢人越界至該地墾殖。¹⁷〈圍捕圖〉亦有記載「清水溝」，註記林爽文事件期間有清軍副將格縹額駐紮；1790年（乾隆55）劃歸為番屯田。

PN1-2「龜仔頭山」：18世紀番界圖已有繪載。¹⁸〈圍捕圖〉作「歸仔頭」，記載舒亮帶兵進山，於該地留有將弁防守。今南投縣水里鄉玉峰村玉峰曾有舊名「龜仔頭」，《臺灣地名辭書》認為有二義，一指聚落之名，另一則因濁水溪河床上有一座孤立山丘，呈南北走向突出，似烏龜伸頭

16 參謀本部，〈集集〉（加州史丹福：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藏，以下同），索書號：G7910 S50 .J3 I-2；〈丹大社〉，索書號：G7910 S50 .J3 D-14；〈郡大社〉，索書號：G7910 S50 .J3 D-15。

17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126-128。

18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126-127。

狀，故稱。¹⁹今南投縣鹿谷鄉瑞田村、水里鄉玉峰村交界處的東照山一帶山丘。

PN1-3「社仔庄」：〈地里圖〉作「社仔」。²⁰紫線番界圖「水沙連貳拾肆社內」名單中列有「社仔社」。²¹《臺灣輿圖·彰化縣圖》有註記「社仔」；²²今南投縣水里鄉永豐村永豐社區。

PN1-4「頂崁」：《臺灣輿圖·彰化縣圖》亦載有「頂崁」。²³《臺灣地名辭書》認為因位於比濁水溪低位河階高出70至80公尺的臺地上方而得名。²⁴今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頂崁。

PN1-5「牛輻輳」：今南投縣水里鄉永興村永興，舊名「牛輻輳」。

PN1-6「濁水」：標示濁水溪之名。此名在本圖共註記4次，此為第1次。

PN1-7「大灣」：今南投縣水里鄉民和村大灣。《臺灣輿圖·彰化縣圖》有「大灣」。²⁵《臺灣地名辭書》認為因聚落位於水里溪曲流凸岸而得名，²⁶可知為漢人地名。

PN1-8「拔埔」：《臺灣輿圖》之「臺灣府彰化縣分圖四」、「彰化縣埔裏六社輿圖十」皆記載「拔埔」。²⁷今南投縣水里鄉民和村拔社埔。

19 陳國川編纂、羅美娥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南投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509-510。

20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頁161，編號187。

21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126-127。

22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31。

23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31。

24 陳國川編纂、羅美娥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南投縣》，頁505。

25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31。

26 陳國川編纂、羅美娥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南投縣》，頁498。

27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31、78。

PN1-9「治卯社」：臺語音似tī-báu，即布農族巒社群Tibaun部落，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境內，座落於治茆山（治苑山）北側，北臨濁水溪。《調查書》記載該部落約於1801年左右自巒社群Qatungulan部落分出形成；²⁸〈條覆〉於「正南則有鸞社山後」載有「治卯社」；²⁹《識略》作「治卯」。

PN1-10「治卯社」：文字與PN1-9相同，只是標示位置不同，前者居下，較靠近濁水溪河道（R0）；此筆則居上，較靠近卓棍溪河道（A1）。這是同一個地名重複謄寫，或者是在表示當時Tibaun部落有較大規模而區分為兩處？尚無法確定。

PN1-11「外治卯社」：標示於河川R2上方。〈蕃地圖〉、《臺灣輿圖·彰化縣圖》³⁰亦有註記。

PN1-12「加差望合水」：標示於「治卯社」左方的河川（R2）。「合水」（kap-tsuí）為漢語，指水道合流之意；「加差望」臺語音似ka-tsha-bāng，似源自原住民之族語，待考。按布農族語稱濁水溪為danum qalav ang，語音略似「加差望」，或即為此詞之語源，即意指該河與濁水溪的合流。

PN1-13「毛註」：臺語音似môo-tsù。此名從17世紀起屢受到相關文獻及地圖提及，如《熱蘭遮城日誌》已見Serrin Moemossa之名；³¹高拱乾《臺灣府志》亦載1693年（康熙32）有「麻咄目靠社」等6社「新附」清

2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194。

29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30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31。

31 翁佳音比對其為清代初期文獻中的「南港」群「毛註社」，見氏著，〈水沙連的早期史論——從荷蘭文獻中的水沙連談起〉，收於潘英海主編，《劉枝萬與水沙連區域研究》（臺北：華藝學術出版，204），頁102-103。

朝，³²當中「麻咄」似與毛註有關，並可能與「目靠」（應為布農族卡社群Taki Bakha）關係密切；〈地里圖〉亦將「毛碎」標示於「水沙連社」（今日月潭一帶）旁；³³黃叔瓚〈番俗六考〉亦載有「毛碎」之名；³⁴1720年代《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將「毛啐」標示在濁水溪以北、靠近「水沙連大湖」邊。³⁵本圖所標示的位置位於濁水溪南方，靠近郡大溪（R3）與丹大溪（R3-1）匯流處旁的山岳上，《堡圖》在類似的位置可發現註記有「毛註社」，³⁶位置落在今南投縣仁愛鄉雙龍村西部；此外，《臺灣輿圖·彰化縣圖》³⁷與〈蕃地圖〉亦在相似位置皆有註記「外毛註社」，這3種地圖所表示的「毛註」應為同一部落，而與〈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之「毛啐舊社」的位置不同。依據日治時期的口傳材料指出，曾經有一群被稱為Mutso的人們（不同社群的稱呼略有差異，如卓社群稱Take-musto，郡社群稱Isi-mumuso，在日月潭頭社稱Lai-musto，鄒族Lufutu群稱Mumutsu等）生活在陳有蘭溪、郡大溪一帶，後因與卡社群、郡社群甚至鄒族Lufutu等社群有所衝突，遂往不同方向遷移，最後不知其蹤；³⁸惟尚有部分後裔加入卡社群，為來自外族的氏族。³⁹本圖尚有另一個「毛註」標示在郡大溪上游（PN3-20），可能也是Mutso相關社群。這裡的「毛註」位於下游、外側，所以出現了「外毛註社」的相對性稱呼。

32 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張光前點校，《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2冊，2004；1712年原刊），頁111。

33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頁161，編號182。

34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293。

35 《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典藏號：平圖020794。

36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拔社埔〉，堡圖原圖南投4號，1904年。本文的歷史地圖即以此位置標定「毛註」。

37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30。

38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頁175-178。

39 同前註，頁137。

PN1-14「釜大社前大山尖」：《臺灣輿圖·彰化縣圖》作「岫大山尖」。⁴⁰按描繪的位置來看，應指今西巒大山。

PN1-15「叻叻社」：臺語音似 bûn-bûn-siā，即布農族卡社群 Bunbun 部落（文文社）。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西側，位於濁水溪西岸。《調查書》記載約於 1781 年（乾隆 46）左右自卡社（PN1-17）分出形成。⁴¹〈條覆〉於「正東則有适社山後」載有「叻叻社」；⁴²《識略》作「叻叻」；《臺灣輿圖·臺灣府彰化縣分圖四》有「叻叻社」；⁴³〈蕃地圖〉作「蚊々社」。

PN1-16「濁水」：標示濁水溪之名。此名共註記 4 次，此為第 2 次。

PN1-17「扣社」：臺語音似 khàu-siā，即布農族卡社群 Asang Bakha 部落（卡社）。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西側，位於卡社溪南岸。此名屢見漢人文獻或地圖註記，如〈地里圖〉已有標示「目扣」；⁴⁴〈番俗六考〉作「木靠」；⁴⁵〈隘寮圖〉作「木扣社」；〈圍捕圖〉則作「木格社」，林爽文事件期間，清軍曾派社丁杜敷前往該部落曉諭，協同堵截林爽文部眾；紫線番界圖「水沙連貳拾肆社內」名單中亦列有「木扣社」；⁴⁶〈條覆〉於「正東則有适社山後」載為「扣大社」；⁴⁷《識略》作「扣大」；〈蕃地圖〉作「客社」。

PN1-18「加剝滿」：臺語音似 ka-lī-buán，即布農族卡社群 Kalimuan 部落，故址

40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 30-31。

4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 179。

42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 231。

43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 31。

44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頁 161，編號 180。

45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293。

46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 126-127。

47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 231。

在今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西側，位於卡社溪南岸。〈條覆〉於「正東則有适社山後」載為「茄裏滿社」；⁴⁸《識略》作「茄裏滿」。《調查書》記載約於1831年左右自卡社（PN1-17）分出形成。⁴⁹

PN1-19「包朶慍」：臺語音似pau-tó-ùn。〈地里圖〉載有「包盾」，⁵⁰疑為此部落；〈條覆〉於「正東則有适社山後」載有「包倒訓社」；⁵¹《識略》亦作「包倒訓」；1897年臺中縣廳編製〈生蕃社戶口表〉的「卓大社」項下，可見名為「パトノウ」（Patonou）的部落，⁵²應為此部落。此後的史料線索不多，推測可能在20世紀初期就已遷移；而其原名與位置尚未能識出，待考。按本圖所描繪的位置，推測此部落原址應不脫於今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北緣的冠山附近。

PN1-20「異喜漏」：臺語音似ī-hí-lāu，《臺灣輿圖·埔裏社圖》有註記「異喜漏社界」；⁵³〈蕃地圖〉作「喜老社」，應指布農族卓社群Hihilav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法治村南端，卓社大山西南方。根據《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採集的口碑，Hihilav原為Isbabanal氏族人所居住，後來Isbabanal遷移到郡社群地區；另有一說，Hihilav原為Ta-qaviran人居住，後來其遷往埔里，卓社群的族人仍以一隻豬的代價向其換得Hihilav一帶的土地，而得以在該處建立部落。⁵⁴

48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1。

4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179。

50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頁161，編號177。

51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1。

52 「全島生蕃社戶口概數調查表」（1897-11-0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十二卷戶籍及人事軍事警察及監獄〉，《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529002。

53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78。

54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頁158、170。

PN1-21「□社」：此名僅殘存一「社」字，其他則因原件破損而闕漏，無法得知。然若以該處最具指標性的部落來看，或許有可能是卓社，即布農族卓社群 Asang Tudu（或 Asang Daingaz）部落，僅作推測，聊備參考。

PN1-22「干搭望」：臺語音似 kan-tah-bāng，即布農族 Kantaban（干卓萬）群，泛指干卓萬山西側栗栖溪一帶的 Vaqlus 等部落，址在今南投縣仁愛鄉法治村北緣。〈地里圖〉作「干搭萬」；⁵⁵〈條覆〉於「正東則有适社山後」載為「干達萬社」。⁵⁶

PN1-23「濁水」：標示濁水溪之名。此名共註記4次，此為第3次。

PN1-24「濁水」：同上，為註記第4次。

（二）陳有蘭河流域

標示於濁水溪支流陳有蘭溪（R2）流域範圍的地名文字，共計有14筆。

PN2-1「清水」：指今陳有蘭溪（R2）。此溪在《臺灣輿圖·彰化縣圖》標示為「丹柳蘭溪」；⁵⁷其他史料則尚未發現有「清水溪」別名，無法確定是溪流名稱，或只是描述溪水清澈而已；惟此名應是漢語。

PN2-2「竹仔□」：「□」可視為「腳」，即「竹仔腳」，今南投縣水里鄉興隆村竹子腳。此應為漢人地名，《臺灣地名辭書》認為因往昔居民多種植麻竹而得名。⁵⁸

PN2-3「郡坑」：臺語音 kün-khenn，今南投縣信義鄉明德、人和村的郡坑溪。臺語「坑」意指山谷、溪谷，而此名標註於河川R1-1旁，即可能指該

55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頁161，編號176。

56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1。

57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30、78。

58 陳國川編纂、羅美娥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南投縣》，頁516。

溪，故含漢人語意。不過，從〈條覆〉於「正南則有鸞社山後」載有「郡坑社」；⁵⁹《識略》載有「郡坑」；〈蕃地圖〉載有「郡坑社」等線索來看，此處亦似曾經有部落，所以也有可能指聚落。

PN2-4「茅埔」：臺語音 hm̄-poo，今南投縣信義鄉愛國村內茅埔。〈蕃地圖〉作「內茅埔」，應為漢人地名。在《臺灣輿圖·附錄道里》中為「璞石閣往彰化縣林杞埔路程」（即1875年開闢之八通關越嶺道）節點之一。⁶⁰

PN2-5「十八重溪」：今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的十八重溪。此名應為漢人命名，意指多重彎曲的河道地形，在新北市石碇區、臺南市東山區等也有相同地名；而這個地形特徵也被製圖者表現為連續彎曲河道的形象（圖3）。《臺灣輿圖·彰化縣圖》亦載有「十八重溪」，也描繪了連續彎曲河道之狀（圖4）。⁶¹值得注意的是，此名除了是河川名稱，也可能是部



圖3 「十八重溪」河川畫法

資料來源：〈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



圖4 《臺灣輿圖·彰化縣圖》的「十八重溪」河川畫法

資料來源：《臺灣輿圖并說》卷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典藏號：NMTH2004.020.0079.0001。

59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60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97-98。

61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30。

落名稱，如〈條覆〉在「東南則有郡丹社山後」項下即載有「十八重溪社」；⁶²〈巡檢誌〉亦採集Namakaban部落口碑：該處原有部落，但大約在1893年，族人因恐遭「阿里山蕃」（鄒族Luhtu群）攻擊而移住到東埔及「肉種」（即Ibatan，PN3-16）部落，⁶³可見其亦為18-19世紀之交移住到陳有蘭溪流域的郡社群（見PN2-11條詳述）部落之一。《ぶぬん蕃語集》則記載「十八重溪社」名為「ウハウル」（Uhauru）。⁶⁴

PN2-6「南仔ㄇ万」：如PN2-2的「ㄇ」可視為「腳」，而「万」則為「萬」的俗體字，臺語音似lām-á-kha-bān，即鄒族Luhtu群的Namakaban部落，今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久美。18世紀番界圖作「南仔加瀨生番社」；⁶⁵《臺灣輿圖》作「南仔腳蔓」，為八通關越嶺道主要節點之一。⁶⁶〈蕃地圖〉作「南仔萬社」。

PN2-7「和社」：臺語音似hō-siā，即鄒族Luhtu群的大社（Hosa），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北端。此處一帶的陳有蘭溪流域原為Mumutsu人生活領域，大約18世紀初期，⁶⁷鄒族Tfuya（特富野）群等往北擊敗Mumutsu人後移入居住，並發展出Hosa與Namakaban部落。⁶⁸而在漢文文獻中，1717年《諸羅縣志》已可見「鹿楮」社名；⁶⁹18世紀番界圖亦

62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63 〈濁水溪沿岸蕃社巡檢日誌〉，1898年4月24日記。

64 森丑之助，《ぶぬん蕃語集》（臺北：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1910），頁81。

65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頁114，8:B2條。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116-117。

66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97-98。

67 有關鄒族人進入陳有蘭溪流域形成Luhtu群的時間點，馬淵東一認為「確實年代不明」（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頁159），此處18世紀初期之說乃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10所引。

68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頁178、249-250；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頁159。

69 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3冊，2005年；1717年原刊），頁79。

有「鹿堵生番社」、「鹿諸生番社」之名；⁷⁰〈條覆〉則於「正南則有鸞社山後」已載有「何社」；⁷¹〈蕃地圖〉作「和社」。1930年（昭和5）後，此部落被遷移合併至Namakaban部落。⁷²

PN2-8「下合水溪中有大員山爲龜形」：「合水」如PN1-12所提，爲漢語水路合流之意，即指陳有蘭溪（R1）、和社溪（R1-4）在和社一地合流的形勢，《臺灣輿圖》所載八通關越嶺道路線中，即可見有一名爲「合水」的節點；⁷³而當地漢人居民也確實有將「和社」另稱爲「合水」的情形。⁷⁴「溪中有大員山爲龜形」，則應指兩個水道中間座落了凸起的小丘，狀似烏龜的姿態，按本圖的描繪方式來看，可能是漢人在描述由北往南望今東埔山一帶（M6）的地理形勢。

PN2-9「乾閣生」：臺語音似ta-koh-sing，應可對應爲布農族郡社群Takuran部落，屬於Tunpu部落（PN2-11）4個集團其中之一，⁷⁵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西北端。

PN2-10「異老讚」：臺語音似ī-láu-tsán，應可對應爲布農族郡社群Erausan部落，屬於Tunpu部落（PN2-11）4個集團其中之一，⁷⁶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東埔北緣，鄰近東埔派出所。〈蕃地圖〉作「意老譚社」；〈巡檢誌〉作「下荖讚社」。⁷⁷

70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頁106，7:C1條；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116-117。

71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7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10。

73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97-98。

74 陳國川編纂、羅美娥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南投縣》，頁556。

7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9。

7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9。

77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PN2-11「東銚社」：臺語音似tong-póo-siā，即布農族郡社群Tunpu部落，今址為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東埔。此地原為鄒族Luftu群的領域，大約在18-19世紀之交，郡社群Hatazan部落（PN3-19）前來此地，據傳族人是以火槍、鍋子、衣服等物向鄒族人換得此地。⁷⁸ Tunpu為布農族語斧頭之意，即因鄒族人在此鍛斧而得名。⁷⁹就此來看，「東銚」除音譯外，也可能帶有意譯成分，意即漢人是在瞭解族語為斧頭之意的情况下，有意識地選擇「斧」字做為偏旁；然之後則多見「東埔」寫法，如〈蕃地圖〉作「東埔社」；《臺灣輿圖·附錄道里》則有「東埔社心」，為八通關越嶺道節點之一。⁸⁰

PN2-12「東銚坑水」：應指河流，即與沙里仙溪會合之前的陳有蘭溪上游。今址在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西側，位於玉山北方。《臺灣輿圖·附錄道里》載「東埔坑頭」為八通關越嶺道節點之一，⁸¹當指此河川的上游段。

PN2-13「橫排炭」：此名僅存「排炭」2字，首字因原件破損而闕失；惟依據「木」字偏旁及底部兩點等殘存部位來看，首字可能為「橫」（圖5）。依據《臺灣輿圖·附錄道里》所載八通關越嶺道路線，在「東埔社心」（即PN2-11東埔部落）與「東埔坑頭」之間，有一個名為「霜山橫排」

78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頁178、252；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9。前者認為郡社群進入東埔社的年代約在乾隆50年（1785）左右；後者認為東埔社成立時間約在道光2年（1822）左右。

79 《原住民族山川傳統名稱調查研究》作Tumpu daingaz，布農族語大斧頭之意，見汪明輝主持，《原住民族山川傳統名稱調查研究第二期：南投魚池鄉以南》，頁185。Haisul Palalavi（海樹兒·友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頁290亦有類似說法。

80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97-98。

81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97-98。

的節點，⁸²應即此筆地名。《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越嶺古道西段調查研究報告》以其距離東埔社心3華里的距離判斷，應在東埔斷崖至雲龍瀑布間，⁸³即今同富村樂樂溫泉一帶。

PN2-14「□燒湯」：此筆文字因筆畫放逸、墨跡暈開，字形甚難辨識。其第1字形似「毛」或「生」，尙無法確定；第2字及



圖5 「橫排崁」、「燒湯」地名文字

資料來源：〈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

其右邊的字，推測為「燒湯」（圖5）。此名被標示於東埔南方高山處，表示製圖者應欲註記位於今玉山附近（M7）的地點。依《雲林縣采訪冊·沙連堡·山》所載：「八通關山，又名玉山……山前有溫池，俗名燒湯，聞有投以生卵，少頃即熟可食。」⁸⁴可知在19世紀晚期漢人掌握的情報中，玉山附近曾有漢語稱為「燒湯」的溫泉地，而此名或許就與這項情報有關，推測可能是指今八通關山附近一帶。

（三）郡大河流域

標示於濁水溪支流郡大溪（R3）流域範圍內的地名文字，共計有20筆。

PN3-1「異龜社」：臺語音似ī-ku-siā，《臺灣蕃地圖》作「意龜社」。依照本圖將其標示在丹大溪（C1）北岸位置，對應至現地來看，則有布農族卡社

82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97-98。

83 楊南郡計畫主持，〈《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越嶺古道西段調查研究報告》〉，頁58。

84 倪贊元纂輯、張光前點校，《雲林縣采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36冊，2011），頁222。

群（亦有巒社、丹社居民）的Qanituan部落，其地名典故為qanitu（鬼魂）出沒之意，⁸⁵ 據此，ī-ku之音有可能是擷取自中段音節nitu而來，本文暫時比定為Qanituan部落。其故址在今南投縣仁愛鄉地利村，《調查書》記載大約於1870年左右自巒大社（PN3-9）分出形成。⁸⁶ 附近山岳有「加年端山」之名，即源自此部落。

PN3-2「哮味」：臺語音似hàu-bī，〈蕃地圖〉作「哮未社」，應為布農族丹社群Hahabi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東部，即Qalmut部落（PN3-3）舊址北方，然相關細節不多，待考。

PN3-3「簡叻」：臺語音似kán-bún，即布農族丹社群Qalmut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東南方，南臨丹大溪，西側則有丹大溪上游支流堪姆卒溪，溪名即源自該部落。《調查書》記載大約於形成於1831年左右自丹大社（PN3-4）分出成立，⁸⁷ 不過在18世紀中期的〈隘寮圖〉已可見載有「簡笏社」，因此成立時間也許還要更早。〈蕃地圖〉作「簡叻社」；《臺灣地名研究》則收錄有「簡吩社」一詞。⁸⁸

PN3-4「丹大社」：臺語音tan-tuā-siā，即布農族丹社群Asang Vatan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境內。「丹」以為漢字代音的音譯，「大社」則應為asang daingaz的意譯，其他如巒、郡、卡、卓等大社之名應亦如此，顯示漢人在創立這些地名時，已經對於布農族人語言及部落結構有某程度的掌握。〈地里圖〉作「毒其猫母〔丹〕」，即源自Taki Vatan：⁸⁹

85 Haisul Palalavi（海樹兒·友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頁293。

8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183。

8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186。

88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95。

89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頁161，編號1790。

〈番俗六考〉作「大基描丹」；⁹⁰〈隘寮圖〉載有「猫丹社」；紫線番界圖「水沙連貳拾肆社內」名單中列有「猫丹社」；⁹¹〈蕃地圖〉亦作「丹大社」，但這些名詞應非全指部落，有的應指社群。

PN3-5「付猫丹」：臺語音似hù-bâ-tan，〈蕃地圖〉作「付猫丹社」，即布農族丹社群Haulvatan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東部，丹大社舊址南方。據云最早有一位名為Vatan-Tanapima的族人，從巒社群分離而移居該處，為丹大社早期的位置。⁹²

PN3-6「熊武郡」：臺語音似hîm-bú-kūn，即布農族丹社群Hinukun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境內，位於丹大溪南岸。《調查書》記載約於1761年左右自巒大社（PN3-9）分出成立。⁹³〈圍捕圖〉作「興武郡社」，當時清軍曾派社丁杜敷曉諭，協助堵截林爽文部眾；〈條覆〉於「東南則有郡丹社山後」載為「興武郡社」；⁹⁴《識略》作「興武郡」；《臺灣蕃地圖》亦作「興武郡社」。

PN3-7「咩錢官」：臺語音似nî-tsînn-kuann，可對應至語音相近的布農族丹社群Misikuan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境內，座落於東巒大北山的東方，東臨丹大西溪。《調查書》記載該社大約於1730年代由巒社群Qatungulan部落分出成立，⁹⁵而18世紀中期的〈隘寮圖〉亦已載有「綿錢關社」；〈條覆〉於「東南則有郡丹社山後」載有「咩錢關社」；⁹⁶《識

90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293。

91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126-127。

92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頁164。

9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196。

94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9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189。

96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略》作「咩錢關」；〈蕃地圖〉作「咩錢関社」。

PN3-8「柑仔林」：臺語音似kam-á-nâ。臺灣漢人地名多見此名，意指柑橘樹林；然依本圖描繪位置之現地附近，亦可見有布農族巒社群Qatungulan部落故址，此名亦可能是該部落之近音譯字。《調查書》記載Qatungulan部落約於1711年自巒大社（PN3-9）分出成立，⁹⁷是較早形成的部落。〈條覆〉於「正南則有鸞社山後」載有「柑仔林」；⁹⁸〈蕃地圖〉與〈巡檢誌〉⁹⁹亦皆作「柑仔林社」。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境內，座落於東巒大北山西方。

PN3-9「巒社」：臺語音luân-siā，即布農族巒社群Asang-banuaz（巒大社），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境內，座落於巒大溪北岸，東巒大北山西側。〈地里圖〉作「蠻鸞」；¹⁰⁰〈番俗六考〉作「巒蠻」；¹⁰¹〈隘寮圖〉作「蛮恋社」；紫線番界圖「水沙連貳拾肆社內」名單中亦列有「蠻戀社」；¹⁰²〈圍捕圖〉作「蠻戀社」，清軍曾派社丁杜敷曉諭，協同堵截林爽文部眾；《識略》作「鸞社」；〈蕃地圖〉作「大社」；〈巡檢誌〉作「奎大社」。¹⁰³

PN3-10「郡鞍」：臺語音似kūn-an，〈蕃地圖〉作「群鞍社」，〈巡檢誌〉¹⁰⁴亦作「郡鞍社」。森丑之助於《おぬん蕃語集》將「郡鞍社」對應為布農

9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196。

98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99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100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頁161，編號I83。

101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293。

102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126-127。

103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104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族巒社群的Pistibuan部落。¹⁰⁵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東部，座落巒大溪南岸。《調查書》記載該社大約於1730年代由巒大社（PN3-9）分出成立。¹⁰⁶

PN3-11「異子望」：「子」或為「仔」，臺語音似ī-á-bāng。《地形圖·丹大社》於Pistibuan部落東南方有標註「エラバン」（Eraban），疑即此部落，其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北端，伊巴厚山西北側。應亦屬巒社群，惟線索不多，待考。

PN3-12「拔洛溝」：臺語音似puah-lok-kau，即布農族郡社群Parokaun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東側，座落於西巒大山東方，東臨郡大溪。〈巡檢誌〉作「拔鹿交社」。¹⁰⁷《調查書》記載1918年、1924年、1930年陸續有族人遷出而併入郡大社，部落也在1930年改稱Hainuk。¹⁰⁸

PN3-13「異禾閣」：臺語音似ī-hô-koh。1910年森丑之助《ぶぬん蕃語集》有「意北閣社（イバコ）」一詞，應為同一詞的不同寫法；《布農族郡大社部落歷史研究》則對應為Ivahu，¹⁰⁹據此，應指布農族郡社群Ivahu部落。《調查書》記載約於1831年左右自郡大社（PN3-14）分出成立。¹¹⁰〈條覆〉於「東南則有郡丹社山後」載有「依內閣社」，¹¹¹其「內」字

105 森丑之助，《ぶぬん蕃語集》，頁85。

10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199。

107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10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0-201。

109 Haisul Palalavi（海樹兒·友刺拉菲），《布農族郡大社部落歷史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國史館；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頁113。

11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1。

111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疑原作「肉」（臺語音 bah）；《識略》即作「依肉閣」；〈蕃地圖〉作「異老閣社」；〈巡檢誌〉作「意北閣社」或「意哮閣社」。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中段，位於東巒大山西方，旁有山岳名爲「伊巴厚山」即因此得名。

PN3-14「郡大社」：臺語音 kün-tuā-siā，即布農族郡社群 Asang Bukun 部落。〈地里圖〉已有記載「郡社」；¹¹²〈番俗六考〉作「木武郡」；¹¹³〈隘寮圖〉，以及紫線番界圖「水沙連貳拾肆社內」名單中，皆列有「木武郡社」；¹¹⁴〈條覆〉於「東南則有郡丹社山後」載爲「依物物社」；¹¹⁵〈蕃地圖〉及〈巡檢誌〉¹¹⁶皆作「郡大社」，然這些名稱有的可能指郡大社聚落，亦有可能指郡社群（Isbukun）。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東緣，位於東郡大山西方。

PN3-15「放閣」：臺語音似 hòng-koh，即布農族郡社群 Hunku 部落。〈條覆〉於「東南則有郡丹社山後」載有「頂閣社」，¹¹⁷可能指此社；〈蕃地圖〉及〈巡檢誌〉¹¹⁸皆記作「放閣社」。《調查書》記載約於 1731 年自郡大社（PN3-14）分出成立，¹¹⁹是較早形成的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境內，座落本鄉山西方，西臨郡大溪、北臨東巒大山西側；惟本圖標示於較靠山巒內側，《地形圖》則標示於西側山腳處，兩者位置有所許差異。

112 蘇峯楠，〈清治初期臺灣知識地理編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略論〉，頁 161，編號 I91。

113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293。

114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 126-127。

115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 232。

116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117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 232。

118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11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 203。

PN3-16「肉重」：臺語音似bah-tāng，即布農族郡社群Ibatan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境內，東臨郡大溪。〈條覆〉於「東南則有郡丹社山後」載為「猫種社」；¹²⁰〈蕃地圖〉作「內種社」，其「內」字疑為「肉」之訛；〈巡檢誌〉作「肉種社」。¹²¹《調查書》記載約於1801年（嘉慶6）左右自Hunku部落（PN3-15）分出成立。¹²²

PN3-17「毛實打崙」：臺語音似môo-sit-tá-lūn，即布農族郡社群Masitalum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境內，座落於無雙山西北側山腳，西臨郡大溪。《調查書》記載該部落約於1801年左右自Hunku部落（PN3-15）分出成立。¹²³〈蕃地圖〉作「食毛打格社」，「食毛」二字應為次序顛倒之誤；〈巡檢誌〉作「毛食打倫社」。¹²⁴

PN3-18「是难」：臺語音似sī-lān，即布農族郡社群Isidan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東部，東臨郡大溪。〈蕃地圖〉作「是難社」；〈巡檢誌〉作「是蘭社」。¹²⁵

PN3-19「加打咱」：臺語音似ka-tá-lán，即布農族郡社群Hatazan部落，故址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境內，座落於望鄉山東側，郡大溪之西岸。《調查書》記載該部落約於1801年左右自Hunku部落（PN3-15）分出成立。¹²⁶〈蕃地圖〉作「茄打咱社」；〈巡檢誌〉作「加走咱社」。¹²⁷

120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2。

121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12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5。

12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4。

124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125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12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6。

127 見〈蕃情取調書〉所載「各大小蕃社名戶口數土目頭人姓名年齡」表。

PN3-20「毛註」：即布農族郡社群Imusu¹²⁸部落，其他史料亦有寫作「無雙社」。〈蕃地圖〉作「白毛註社」。《調查書》記載大約在1801年左右自Hunku部落分出移居Hairaro社，初期沿用該社名，至1930年始改稱Imusu；¹²⁹但從本圖及〈蕃地圖〉來看，Imusu之名可能更早就被使用。如PN1-13「毛註」所述，此名或許跟曾經被稱為Musto的人群有關，《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即採錄到Imusu及Masitalun族人口碑：Isi-mumuso原本居於此地，後來與郡社群族人爭奪耕地與獵場時趨於劣勢，最後逃往南、東方，不知所蹤。¹³⁰由此來看，Isi-mumuso亦曾有一群人居住此地，俟其離開後，原部落名變成地名，受到接續遷入的郡社群族人沿用。值得注意的是，《地形圖》標示Hairaro社的位置在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境內，位於無雙山西南側，西臨郡大溪；但本圖與〈蕃地圖〉標示位置略有不同，皆將Imusu標示在更南方（似為馬博拉斯山北側一帶），與Masitalum部落位於不同山巒，兩地中間亦隔有一溪。¹³¹

（四）其他

除了以墨筆題寫的地名文字外，本圖尚有1筆以朱筆題寫的地名文字「打訓」，以及6個題寫於畫面上端、內容在說明道路里程的獨立段落文字，分述如下。

PN4-1「打訓」：臺語音似tánn-hùn，即Tahun，今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大分。布農族語tahun意為水蒸氣，因拉庫拉庫溪底有溫泉露頭冒出大量蒸汽

128 《原住民族山川傳統名稱調查研究》作Umusu。汪明輝主持，《原住民族山川傳統名稱調查研究第二期：南投魚池鄉以南》，頁185。

12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207。

130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頁176-177。

131 然而，本文的歷史地圖，仍暫將「毛註」標示於《地形圖》Hairaro社位置。

而得名。¹³²《調查書》記載該部落約於1781年左右自郡大社（PN3-14）分出成立。¹³³此地名題寫在畫面右上方，全圖僅有此筆以朱筆題寫，並將兩字標圈，似為重點強調。

PN4-2「由里廚直進至坪埔。罔綯至埤南，由溪路一天半，由口路三天」：以下6筆皆非地名文字，而是道路里程說明。其提到3種地名，「里廚」臺語音似lí-tû，應即布農族Litu部落，今臺東縣海端鄉利稻村利稻，約在1851年左右由Tahun部落分出成立；¹³⁴「罔綯」在其他史料亦有寫作「網綯」者，臺語音似bāng-tiû，即布農族Mantiu部落，今址在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境內，約在1866年左右由丹那社分出成立；¹³⁵「埤南」即卑南，今臺東市區。而「坪埔」一詞，本句及PN4-3到PN4-6皆有出現，可能不是地名，而是指非山區的平原地帶；再參照臺史博收藏陳上達地圖文書的另一幅地圖，在今花蓮縣瑞穗一帶的位置有標示「內坪埔界」、「總号後坪埔」等地名文字，¹³⁶應即泛指花東縱谷平原，故此句之意即為「由Litu部落直接通往東部平地」。

PN4-3「由打訓直進至坪埔。大庄至罔綯，一天路」：「大庄」即今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大庄。

PN4-4「由毛註直進至坪埔。晡食閣至大庄，十多里」：「晡食閣」即璞石閣，今花蓮玉里。

PN4-5「由郡大社直進至坪埔。冷囑至晡食閣，半日路多」：「冷囑」臺語音

132 Haisul Palalavi（海樹兒·友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頁162。

13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491。

13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448。

13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427。

136 《手繪地圖》（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典藏號：NMTH2019.031.0035。有關此圖內容，待日後另文再論。

近 líng-mí，應為布農族 Liakni 部落，今址在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約在 1781 年由丹大社（PN3-4）分出成立。¹³⁷

PN4-6「由丹大社直進至坪埔。老賀社至冷囑，兩天路」：「老賀社」，臺語音似 láu-hō-siā，目前未見史料記載，待考。

PN4-7「老賀由溪路至岐來界，二天路；由海邊路至岐來，四天路」：「岐來」即今花蓮市。

四、路徑線條

本圖以朱筆連續細點成虛線的方式來表示路徑，其朱點較小、顏色也不同，所以視覺上與河川虛線仍有差別（圖6）。整體來看，本圖標示的路徑至少有6條，如附圖3所示。這些路徑大部分應與上文提到的「其他」類地名文字有所搭配，意即那些文字是在描述路徑越過山後的狀況，因此圖中這些線條的兩端盡頭，並不代表是實際的起點或終點。這些路徑線條分別略述如下：



圖6 路徑的畫法

資料來源：〈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

P1：社仔庄—拔埔—丹大社—坪埔或岐來之路。從畫面底部的「社仔庄」開始，循濁水溪河道（R0）經過「頂崁」、「大灣」，至「拔埔」分為兩

13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頁477。

路，其左路持續經過「咬咬社」越過濁水溪，再經過「異龜社」，最終畫至「丹大社」爲止；現地大致在今南投信信義鄉地利村境內。搭配這條路線的說明文字應是PN4-6、PN4-7兩條，即從丹大社起尙有道路經「老賀社」前往「坪埔」平原地區或「岐來」。就這條路線的行經地點來看，似乎很接近1886-1887年（光緒12-13）間清軍修築「自拔埔社開自丹社嶺」而连接到水尾¹³⁸的「集集—水尾道路」（關門古道）；¹³⁹不過，關門古道沒有像本圖所記載的行經「咬咬社」，且本圖亦沒有在東部端點寫下水尾附近的地名。

P2：社仔庄—拔埔—巒社之路。即P1之路於「拔埔」再分出右路，渡過濁水溪河道（R0），經「治卯社」上山，穿越「銻大社前大山尖」（M6，西巒大山）旁，再下山渡過郡大溪（R3），經過「郡鞍」而畫至「巒社」爲止；現地大致在今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境內。此路並無說明文字搭配，未知通過巒大社後如何通往東部，線索有限，待考。

P3：牛輻輳—郡大社—晡食閣之路。從畫面底部的「牛輻輳」開始，經過「竹仔口」、渡過陳有蘭溪（R1），繼而往「郡坑」方向上山。路線盡頭處有破損闕失，無法得知詳細狀況，但在另一端的「郡大社」下方亦可見繪有路徑，很可能就是此路的接續線條，因而推測此路應是通往郡大社，現地大致在今南投信信義鄉明德、人和、豐丘等村境內。搭配這條路線的說明文字應是PN4-5，即此路會再由郡大社通往「晡食閣」（花蓮縣玉里）；然線索有限，待考。

138 光緒13年（1887）劉銘傳〈奏臺灣各路生番歸化並開山招撫情形疏〉：「光緒十二年……十月……章高元率勇由拔埔社開至丹社嶺，計修路一百二十二里；張兆連自水尾開至丹社嶺，計程六十里；均係崇山峻嶺。該鎮等鑿石伐木，自冬至春，一律修竣。」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76種，1969），頁265。

139 關於關門古道更完整的探勘，參見鄭安晞，《重返關門：踏上布農丹社歸鄉路》（臺北：采薈軒文創美學，2021）。

P4：牛輻輳—十八重溪—毛註—大庄之路。此路與P3相同，自「牛輻輳」開始，渡過陳有蘭溪（R1）後分出右路，至「十八重溪」後又再分出一條上路，翻越郡大山一帶（M7）、渡過郡大溪（R3）後，最終畫至「毛註」爲止，現地大致在今南投信信義鄉豐丘、東埔村境內。搭配這條路線的說明文字應是PN4-4，即自「毛註」繼續至東部，經「哺食閣」而至「大庄」（花蓮縣大庄）。依據〈巡檢誌〉記載從Namakaban部落族人所採集的口碑：該地於1874年（同治13）有「吳鎮臺」（即臺灣鎮總兵吳光亮）率領兵勇進行開鑿行動，但因器械簡陋，旋而中止；同時，亦有吳光亮在此開採銀礦的傳說。¹⁴⁰就此來看，此路於在地族人的認知中是與清軍開關有關，而且因故未完工；然而，本圖卻將此條路徑一路畫到「毛註」、甚至如說明文字所顯示可以通到東部，此與未完成的情況似有差距。實情究竟爲何，待考。

P5：牛輻輳—乾閣生—毛註—大庄之路。此條路徑前半段與P3、P4相同，在經過「十八重溪」後，又另分出一條上路，通過「乾閣生」旁、渡過郡大溪（C3）後，再與P4會合，通往「毛註」。線索不多，待考。

P6：牛輻輳—東鏐坑水—打訓—罔綯之路。此條路徑前半段與P3相同，而在通過「乾閣生」後又繼續延伸，轉進「東鏐坑水」，循河道經過「橫排崁」往上一路畫到「打訓」爲止。搭配這條路線的說明文字應是PN4-3，即可再經「打訓」前往東部平原。若比對1875年（光緒1）清軍開關的八通關越嶺道路線，此路契合了牛輻輳（PN1-5）、鳳凰山麓（M2）、茅埔（PN2-4）、南仔腳蔓（PN2-6）、合水（PN2-8）、東埔社心（PN2-11）、霜山橫排（PN2-13）、東埔坑頭（PN2-12）的路線，線條末端亦顯示會經過大分；至於PN4-3的記述，雖然沒有提到八通關越嶺道東部端點的璞石

140 〈濁水溪沿岸蕃社巡檢日誌〉，1898年4月24日記。

閣，但亦見璞石閣南方的「大庄」。依此來看，此條路徑所描繪的，應是八通關越嶺道。

五、地圖時間、功能與製圖脈絡的初步分析

依據前述針對地景圖像與地名文字的整理結果可知，本圖大致呈現了19世紀晚期濁水溪中、上游一帶的景象。進一步來看，本圖有許多細節值得注意，以下先從3個部分進行觀察。

（一）地圖時間與功能

本圖不載繫年或其他款識，無法直接得知繪製時間、製圖者身分或繪製緣由等。然而，就其描繪內容著重於濁水溪中、上游山川形勢、部落名稱與位置等資訊，路徑部分更特別以朱筆描繪，畫面上端亦以朱筆題寫道路里程與節點的說明文字來看，顯示出製圖者欲關注的主要資訊，應在從濁水溪中游一帶穿越玉山、中央山脈等山區前往花蓮、臺東等地的東西向越嶺路徑。在這些路徑中，P4、P6兩條路徑，應與1874-1875年間清軍開闢的越嶺道路有關；至於P1雖然有可能對應到1886-1887年的「集集—水尾道路」，但由於線索不足，本文暫存而不論。根據這些細節研判，本圖的繪製緣由，應與清朝官府推行「開山撫番」的脈絡有關，繪製時間應不會早於1875年。

另一方面，在蒐藏經緯上，本圖亦留有一些線索，或可供理解本圖的繪製或使用脈絡。本圖原本與一批陳上達地圖文書共同收存，在入藏臺史博之前雖已不在原有的存藏脈絡，但仍維持著同一宗的狀態。其內容物共有31件，包含玻璃底片1盒、文書15件、地圖15幅等，¹⁴¹本圖即屬於其中一幅地圖。

141 此批文物於臺史博的典藏號為NMTH2019.031.0013至0043號。

陳上達（1841-1908），名三登，字益謙，號希元，林圯埔三塊厝庄（今南投縣竹山鎮桂林里三塊厝）人，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期南投竹山地方士紳，年少時曾經師事林鳳池、陳貞元、詹錫齡、何金成等人；1877年（光緒3）取得彰化縣武生員資格，亦因協助「開山撫番」事務，獲頒六品軍功銜。1886年（光緒12）協助雲林撫墾局委員陳世烈辦理雲林縣城植竹工程及撫墾事務，再獲儘先拔補把總資格，加五品銜。1889年（光緒15）協助辦理沙連保清賦事務，1891年（光緒17）以把總儘先補用。日治時期，1898年（明治31）任嘉義縣參事，並獲配紳章；後亦協助政府招降濁水溪中游一帶的反抗者，並與林月汀、曾君定等人合組公司，投資樟腦開採事業。¹⁴²

本圖如果是屬於陳上達相關文書其中一件，則可據此認為是陳上達曾經持有及使用之物；即便無法完全斷定原先的收存狀況，若就陳上達生平經歷來看，他曾經持有本圖一事，亦顯合理。按19世紀晚期的竹山陳家，可能已在當地有長久的活動與經營，使陳上達能夠在1870-1880年代參與「開山撫番」事務，既為官府的協力者，亦可藉此獲取更多利益或資源，1877、1886年兩次的獲銜即為具體回饋之一。因此，以描繪東西向越嶺路徑為主要重點的本圖，或許是陳上達參與「開山撫番」事務期間所掌握的相關參考資料之一，除了再次確認本圖與「開山撫番」有所關聯，也可將繪製時間大致定於19世紀晚期。

最後，從物質層面觀察可見，本圖是以簡筆形式將山川圖景概略地描繪於大幅紙面上，文字題寫亦趨於潦草放逸，整體而言似乎不太講求工整性，重點

142 整理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貳拾世建基祖寫真」（典藏號NMTH2019.031.0013）、「陳上達履歷」（NMTH2019.031.0037）、「陳上達履歷」（NMTH2019.031.0040）等件，以及〈陳上達履歷書〉，收於「嘉義縣徐德新外二十六名紳章付與」（1897-12-21），〈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一卷官規官職恩賞文書警察監獄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315006；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226；〈斗六製腦組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3日，版4。

應主要只在於資訊的記載。由此來看，本圖可能還不到一種能夠送呈他人閱覽或者進入檔案文書運作裡的正式完成圖稿，而比較像是草稿或者抄件，僅供自身參考所用，也就是讓陳上達得以藉之掌握濁水溪中、上游相關形勢，進行「開山撫番」相關事務的協助與辦理。

（二）19世紀晚期濁水溪上游的地景圖像與人群交會

至於在這幅19世紀晚期漢人製圖者認知裡濁水溪中、上游地區空間與道路概況的圖景內容裡，最主要的內容，是布農族人生活領域的描繪。大約在17世紀以前，布農族人就已經從西部地帶移入此片山區；之後，各部族以舊大社為中心向四周發展及分設部落，確立了日後各部族與氏族組織的基礎，即馬淵東一所歸類的「第一期移動」。¹⁴³ 搭配《高砂族調查書》收錄的族人口述資料來看，若暫且不論仍有疑義的「異龜社」（PN3-1）、即約於1870年（同治9）左右形成之Qanitian部落，那麼從「加鋼滿」（PN1-18）、「簡叻」（PN3-3）、「異禾閣」（PN3-13）等大約1831年左右形成的部落地名來看，可知本圖所繪載的部落發展狀況，最晚仍有更新到大約19世紀中期的訊息。然而，約略在18世紀初期，因為尋找耕地等因素，部分布農族人亦已開始越過中央山脈往東移動，為馬淵東一所謂的「第二期移動」。¹⁴⁴ 本圖並未繪載到更東方的部落，惟仍可見以朱筆註記「打訓」（PN4-1）、即位於拉庫拉庫溪的Tahun部落，即為第二期移動中形成的部落之一。就此來看，製圖者應該對於中央山脈以東的部落資訊也有所掌握，只是沒有表現在本圖畫面中。

除了布農族人的訊息外，本圖也描繪了另一群在18世紀初期往北移入陳有蘭溪流域的Luftu群鄒族人，即「和社」（PN2-7）與「南仔口万」（PN2-6）。之後，東方的郡社群布農族人亦往西方越過郡大山遷來，兩群人的關係有緊有

143 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頁132。

144 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頁132、145-146。

弛，最後布農族人以火槍等物資向鄒族人交易溪邊土地，形成了「東鐙社」（PN2-11）部落。因此，本圖亦留下了18-19世紀之交在陳有蘭溪流域的不同人群活動軌跡。

再者，西方平原地區也有所變化。18世紀初期，清朝政府劃設「番界」，禁止西方的漢人越界往東活動，然實際上仍無法完全阻擋，因此1821年已有邱姓漳州人進入陳有蘭溪流域，以豬、布等物資，向鄒族人交換茅埔（PN2-4）的土地，進行開墾；¹⁴⁵而在1840年代熊一本的〈條覆籌辦番社議〉中，更提到「鹿廚社」（應指和社，或者Luhtu群在陳有蘭溪流域的勢力範圍）被「泉人蒲姓私開一、二百甲」。¹⁴⁶本圖在陳有蘭溪（R1）已可見「竹仔口」（PN2-2）、「茅埔」（PN2-4）等漢人地名，顯見繪圖當時，這些地方已經是漢人聚落；而更往上游亦可見「郡坑」（PN2-3）、「十八重溪」（PN2-5）、「下合水溪中有大員山爲龜形」（PN2-8）等具體描述地形樣貌的文字；更近玉山處亦有「橫排炭」（PN2-13）、「燒湯」（PN2-14）等地名。這些漢人地名的出現，某程度上應反映出漢人在「番界」以外地區仍留有頻繁的活動足跡。

就此來看，本圖雖然是19世紀晚期爲協助「開山撫番」行動的產物，實則隱含了不同人群在此片「接觸區」中交會互動的一部分結果。

（三）「南港」知識情報與製圖脈絡

即便本圖詳盡記載了19世紀晚期濁水溪上游一帶的聚落分布，但這應該不是漢人對該地區的初次瞭解。實際上，在漢人的知識脈絡裡，該地區已長期被認知爲「水沙連」的一部分，或者歸納爲「南港」的概念。

「南港」在18世紀初期漢人巡臺御史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一書就已有

145 陳國川編纂、羅美娥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南投縣》，頁543。

146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頁230。

具體記載，如〈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七〉云：

水沙連、集集、決里、毛碎、巒巒、木靠、木武郡，又子黑社、佛子希社亦木武郡轄，挽鱗倒咯、大基描丹、蛤里爛等社，名為「南港」。加老望埔、描里眉、斗截、平了萬、致務、倒咯啞、眉加磔、望加臘、福骨、描里、八描、里旺、買槽、無老等社，名為「北港」。或云北港尚有買薛買、唐於老二社。南港之番，居近漢人，尚知有法；而北港之番，與悠武乃等社野番接壤，最為兇頑。¹⁴⁷

這段文字提到了「巒巒」（巒社，PN3-9）、「木靠」（卡社，PN1-17）、「木武郡」（郡社，PN3-14）、「大基描丹」（丹社，PN3-4）等布農族社群，與「水沙連、集集」等邵族社群一同被歸類為「南港」；至於「北港」則有「斗截」（Toda群）、「平了萬」（Perugawan，萬大社）、「致務」（Tgdaya群）、「倒咯啞」（Truku）等泰雅、賽德克、太魯閣族社群。從這些社群的地域分布來看，所謂的「港」應指水流、即為濁水溪，並有分南、北兩段，濁水溪主流大約從集集往東一直到卡社溪的南、北一帶流域空間，大致屬於「南港」；而過了卡社溪之後，濁水溪主流的走向即往北方，直到萬大溪、霧社溪等上游地區一帶，甚至觸及另一條眉溪上游的整個流域空間，此區位在南港的北方，即大致屬於「北港」。

就此來看，南港、北港的概念，應該是直接以地域空間概念來套用人群分類的結果；¹⁴⁸然而，在相關史料的書寫方式中，可能另有更值得留意之處。在黃叔瓚的陳述裡，他是用不同評價來區分南、北兩港，即「居近漢人，尚知有法」是南港，而「與悠武乃等社野番接壤，最為兇頑」則是北港。這樣的評價

147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北：成文，1983；1736年序刊），頁293-294。

148 如陳宗仁認為臺北地區的「南港」與「北港」先是地理名稱，而後才轉變為官方用語，成為原住民賦稅與行政單位的名稱；類似情形亦可見於南投地區水沙連。見陳宗仁，〈南港社與北港社考釋——兼論清代臺北地區番丁銀制〉，《臺灣史研究》7:1（2000.06），頁15-16。

一直到19世紀依然存在，如史密〈籌辦番地議〉認為南港「多性柔，從不多事」，北港「少性悍，常有殺人」，大部分被稱為「兇番」；¹⁴⁹《臺灣輿圖·埔里社圖》認為南港「性尚馴良」，北港「兇殘嗜殺」；¹⁵⁰夏獻綸亦認為「掉番、巒番、丹番」（即南港）「尚通情理」，北港「不可理喻；幸掉番與其不和，尚可藉以制之」等。¹⁵¹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同評價的現象，可能是源自漢人或清朝官員在與濁水溪上游人們長期互動的過程當中，跟不同群人們產生了不同互動經驗；所以「南港」與「北港」兩種空間或人群概念，也可能是依據這種互動經驗來成立，並且反映在官員「知法」、「性柔」、「馴良」等表現空間性質與人群性情的「順服」性書寫，而不一定只是直接套用地域空間概念。

濁水溪以南一帶的布農族人，很早就與外來者有長期且頻繁的互動關係。長久以來，族人獲取外來物資的主要方式之一，即是前往 *ciciyu*（布農族語，今集集）以山產向漢人交易鹽、糖、鐵器、布匹等重要日常用品。¹⁵²而黃叔瓚的記載也強調南港「居近漢人」，透露當時漢人足跡已深入濁水溪上游；亦提到「尚知有法」，隱約顯示布農族人似乎熟稔漢人的規則，知道如何與漢人互動。而在1693年（康熙32），「木武郡赤嘴社、水沙連思麻丹社、麻咄目靠社、挽鱗倒咯社、狎裡蟬戀蠻社、干那霧社」等南港範圍內的布農、邵族人社群，即已「新附」清朝官府，並受徵銀98.5兩的稅。¹⁵³這也許不能直接認為族人向清朝提供銀物以實行繳稅行為，詹素娟、洪麗完、翁佳音等人的先行研究已經指出，在社餉承包及「生番歸化」等策略中，最關鍵的行動者可能不是原

149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頁258。

150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全文校標〉，《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83、85。

151 〈臺灣府轉行臬道夏獻綸查勘中路埔裏各社籌辦事宜〉，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頁15。

152 汪明輝主持，《原住民族山川傳統名稱調查研究第二期：南投魚池鄉以南》，頁196。

153 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張光前點校，《臺灣府志》，頁263。

住民，反而是爲了維護貿易網絡的漢人社商團體。¹⁵⁴

就此來看，早在17世紀晚期以前，布農族人與漢人就已在貿易關係上維持密切互動；在這個機制下，濁水溪上游一帶相關情報與知識，應亦自然受到當地漢人社會擁有與承襲。本文反覆引用的17世紀晚期以來史料——包含《臺海使槎錄》等文字文獻，或者〈臺灣地里圖〉等地圖——皆已對濁水溪上游有所著墨，即爲此類情報具體的呈現與承襲結果；本圖亦可略見這種情報承襲的現象，像是地名文字部分，即與其他文獻或地圖有相似的內容，如「咩錢官」一詞，即可見與其他史料記載的「綿錢關」、「咩錢關」等詞，在發音與文字使用上有所類似。

綜合來說，本圖所描繪的山川聚落資訊雖然詳盡，但並不是漢人對於該地區的初次理解，而是有相關基礎的累積，即是漢人長久以來在「南港」地區活動中疊加的知識情報與製圖脈絡，再次呼應了官方劃設界線之外仍有更長久而豐富的人群活動足跡。

六、小結：當一個地方成為「地圖」

臺灣南島語系社群人們對於故事、知識或記憶等訊息的處理，大多以口傳故事、歌謠傳唱、儀式、工藝等方式加以記錄與傳承；至於地圖繪製，則是另一群使用紙、筆、文字及特定繪圖技法（如山水畫式或測繪技術）的人們所採用之方法。因此，當布農、鄒族人們生活的這片濁水溪中、上游周邊地區成爲「地圖」的時候，雖然因此留下圖文可辨的具體線索，但更值得注意的則是不

154 詹素娟，〈賸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59（2003.11），頁130；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55-57。翁佳音亦認爲17世紀晚期負責餉稅、並曾前往臺灣府城的水沙連「土官單六」，可能是在當地經營的漢人，見氏著，〈水沙連的早期史論——從荷蘭文獻中的水沙連談起〉，頁104-106。

同人群進入此區所開展之接觸與交會過程。

本文於前言提到，目前存世的清朝統治時期臺灣地圖，由於不脫官製脈絡與官方視野，大多呈現出一種特定的國家意志¹⁵⁵及統治空間（political space）圖像；¹⁵⁶而所謂「界外」或「化外」的東半部地區，則是處於曖昧不清或者直接空白的狀態。不過，近年的研究成果已開始針對一些非官方脈絡的地圖進行討論，並且提供了不太一樣的製圖光景。無論是1870年代美國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透過親身訪查與文獻整理，所描繪出來的臺灣相關圖像，¹⁵⁷或者1837年鳳山知縣曹謹幕友林樹梅前往「界外」恆春半島地區所記載的〈瑯嶠圖記〉相關描述等，¹⁵⁸都顯示出清朝官方對視野外的空間並非一無所知、純然空白，或者是偏遠而無聲的區域，反而擁有極為活絡豐富的社會活動；至於地圖，則是在這段過程當中扮演著不同人群在知識編製、言說與傳播上的重要角色。

整體而言，〈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是19世紀晚期清朝官府往東大舉推進過程中，由漢人所產製的文獻，除了隱含地方士紳以官方行動協力者之姿所進行的製圖過程，更有17世紀以來漢人往東進入山區活動所累積的知識脈絡，以及布農族人與西部外來者長久互動的縮影，這是數百年來不同人群在這片山區中互通往來的活絡交會結果。職是之故，本文藉此整理本圖的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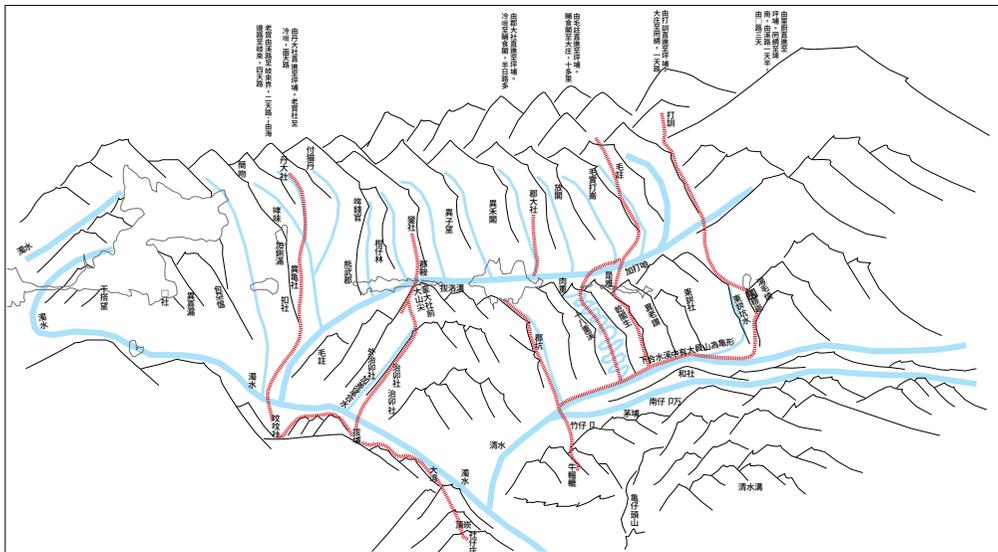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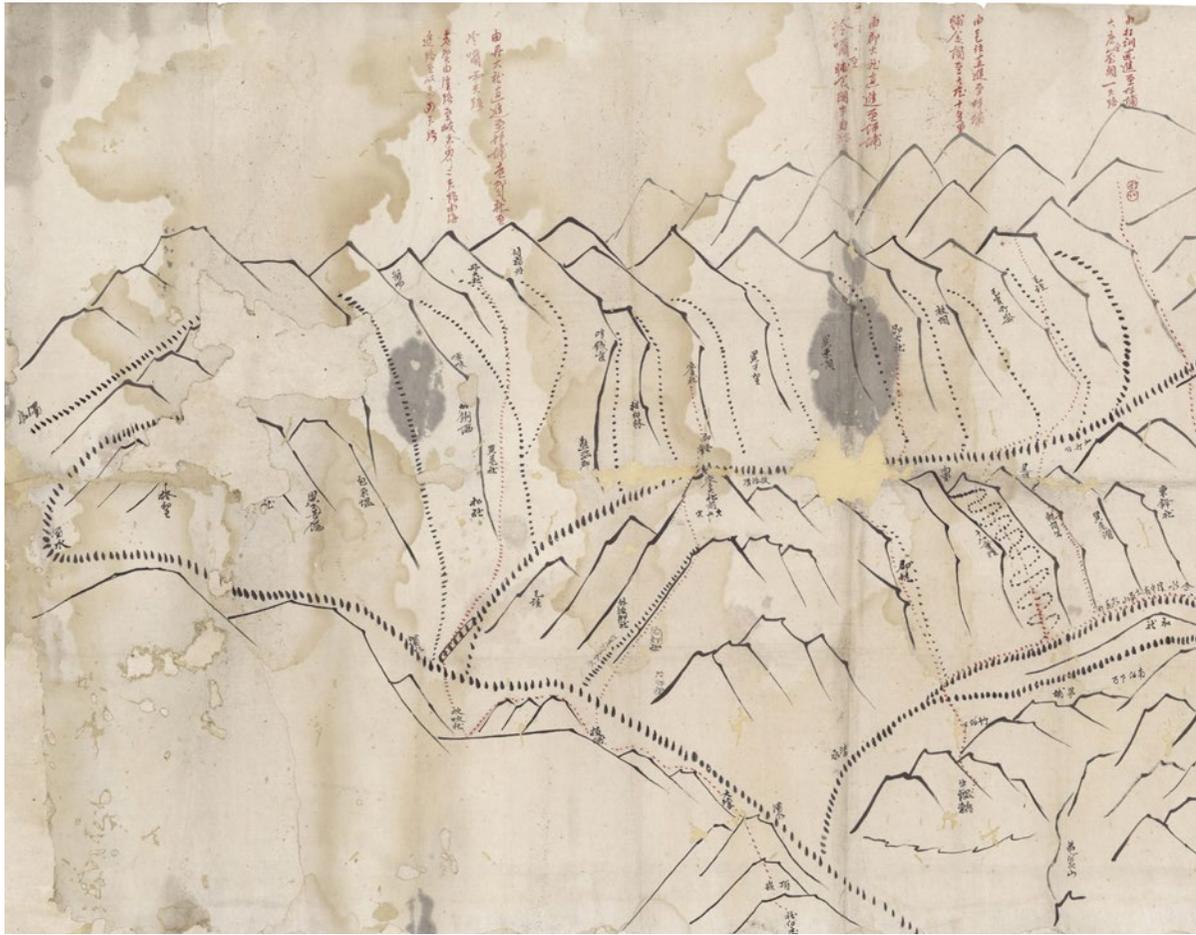
155 夏黎明曾針對百餘幅的清治時期臺灣地圖，認為其大多緣於統治、用兵和管理需要而繪製，因此不論是政朝興衰、行政區劃調整、地籍管理方式、軍備防務考量等，都會影響地圖種類、數量、內容和成圖品質，甚至可說是國家意志的呈現，也是清代臺灣地圖史的重心。見夏黎明，《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兼論一個繪圖典範的轉移歷程》（臺北：知書房，1996），頁147。

156 如蘇峯楠認為18世紀臺灣番界圖的描繪與觀點，表現出統治者對均質、平衡、秩序性之統治空間的管理與追求，以及國家對統治空間賦予秩序化的邏輯。見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44-45。

157 Fix, Douglas L., "A highly cultivated country": Charles Le Gendre's Mappings of Western Taiwan, 1869-1870,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臺灣史研究 18:3 (2011.09), pp. 1-45.

158 吳玲青，《界外之人：瑯嶠地方的歷史與人群》（高雄：麗文文化，2017）。

本資訊與歷史空間圖資，既針對其基本形貌有初步瞭解，亦盼做為相關課題延伸討論之起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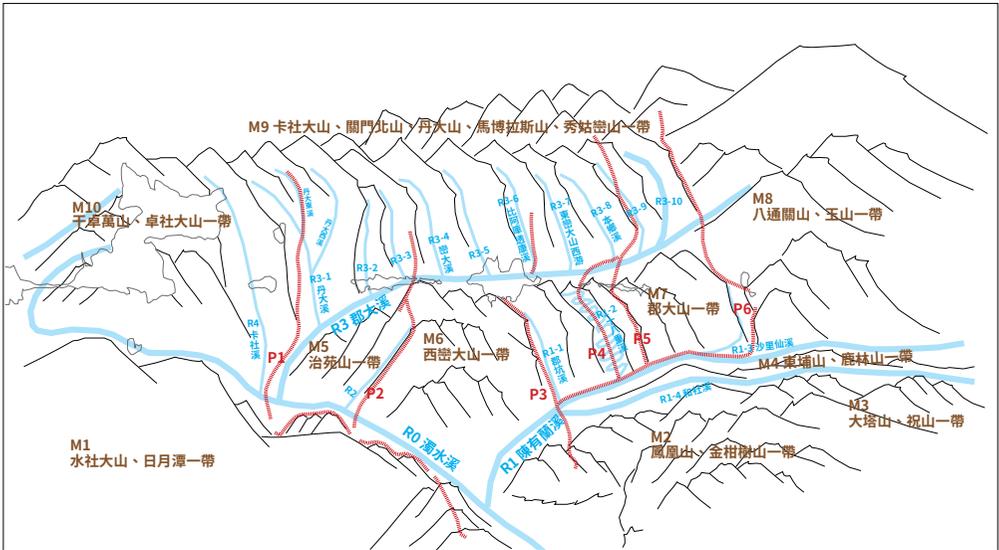
附圖2 〈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線描重繪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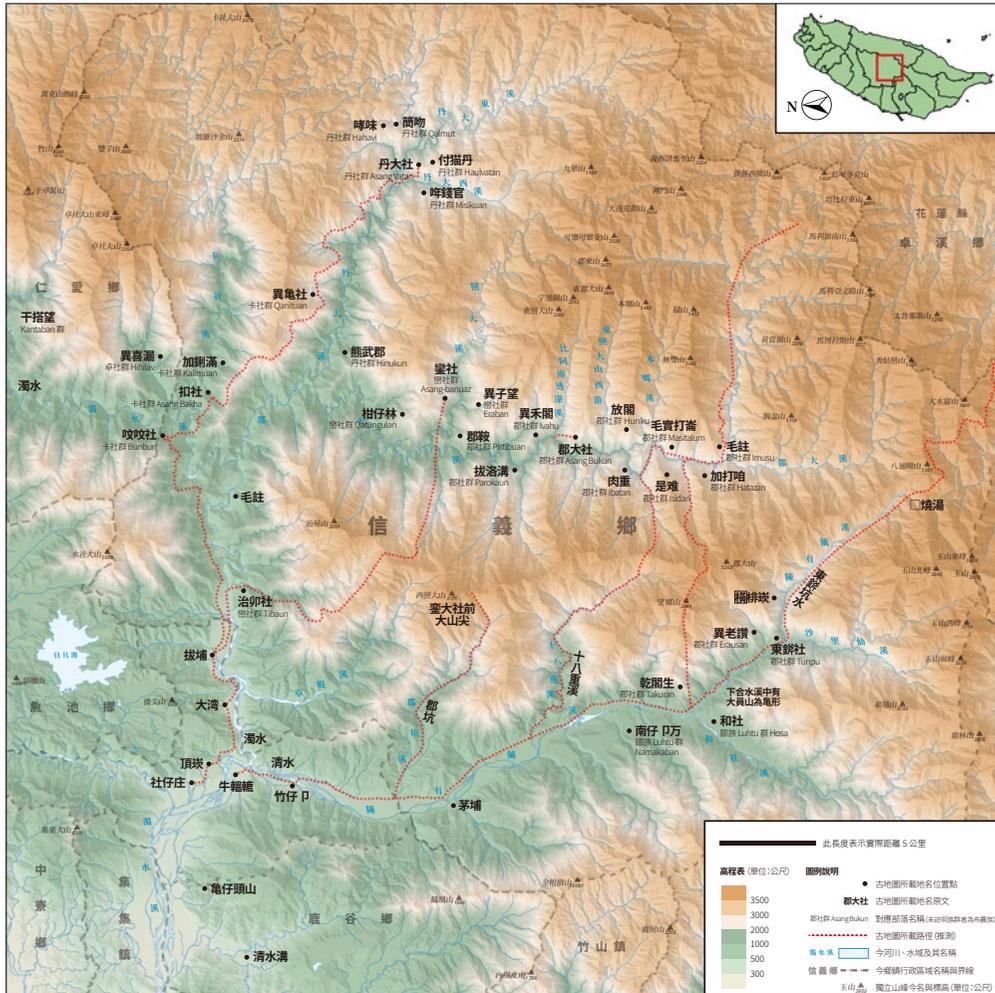
附圖1 〈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原件

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典藏號：NMTH2019.031.0033。



附圖3 〈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地景圖像的空間位置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附圖4 〈濁水溪上游聚落與道路手繪地圖〉轉譯歷史地圖

說明：

1.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2. 本圖地形採用 ASTER 30 米全球數值地形模型資料 (GDEM) 第二版，河川與縣市界採用內政部交通運輸研究所提供圖層。
3. 其他參考資料：
 - (1)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二萬分一臺灣堡圖》，1904 年調製。
 - (2)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警察本署，《五萬分一臺灣蕃地地形圖》，1908-1916 年調製。
 - (3) 大日本帝國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集集》、〈丹大社〉、〈郡大社〉，收於《五萬分一臺灣地形圖》，1944 年製版。
 - (4) 銳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印，《臺灣行政區域圖》南投縣部分（臺北：內政部，2004 年調繪，2005 年發行）。
 - (5) 瑞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製，《臺灣行政區域圖》南投縣部分（臺北：內政部，2019 年調繪發行）。
 - (6) 鄭安晞，《消逝的中之線：探尋布農巒郡舊社》（臺北：采蕃軒文創美學，2019）。
 - (7) MOI.OSM - Taiwan TOPO (by Rudy), http://rudy.basecamp.tw/taiwan_topo.html, 擷取日期:2021 年 7 月。
4. 文字因原件缺損而難以辨識者，以□表示。缺字但由筆者補入推測文字者，則套以方框，如：[]。
5. 因史料局限、地形地貌與聚落變化等因素，本圖或可大致反映 19 世紀晚期製圖當時的空間概況，但並非精準真實樣貌的呈現。

Landscape Images and Place Names in the Hand-Drawn Map of Settlements and Roads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Zhuoshui River Collected by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Feng-nan Su